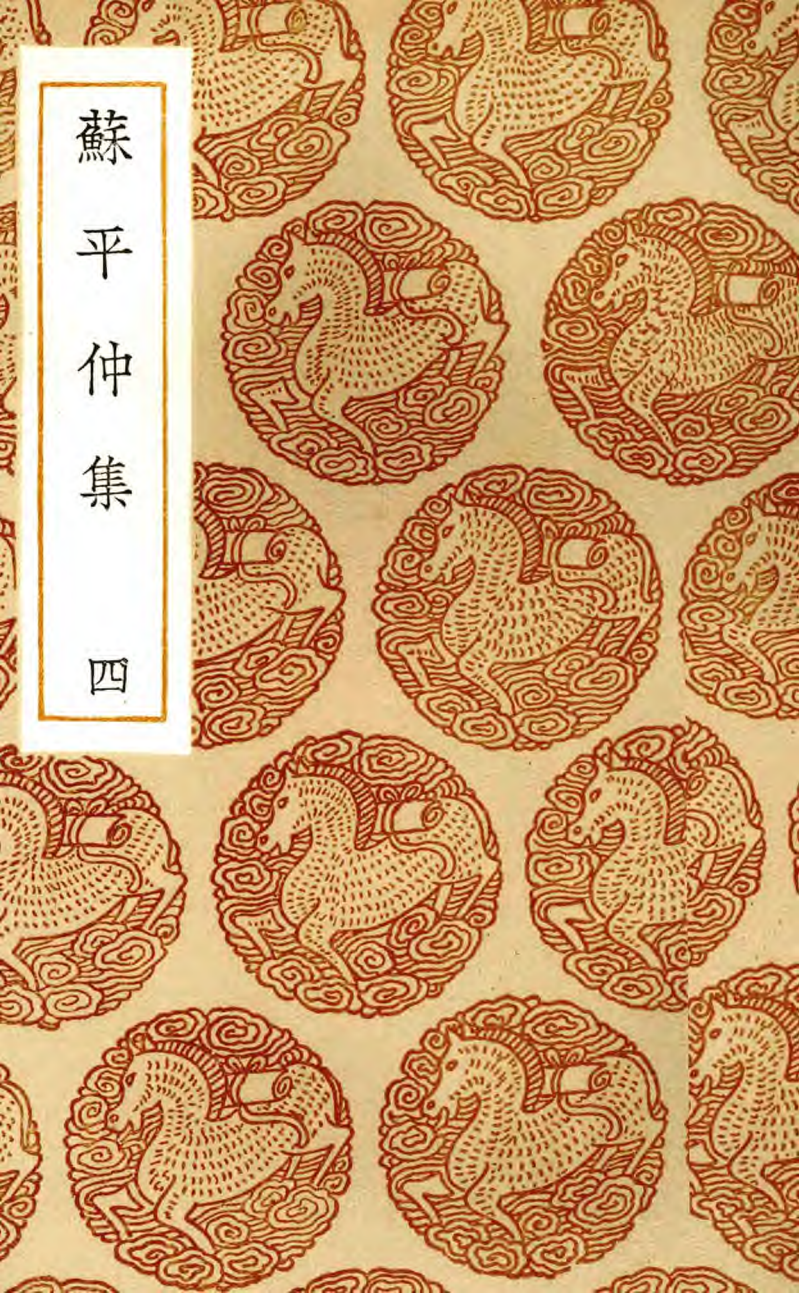


蘇
平
仲
集
四





蘇 平 仲 集

(四)

蘇 伯 衡 撰

蘇平仲集卷九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臚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情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予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時者流者。飛者潛者。植者倮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

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治氏。臯氏。栗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鞞人。韋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筐人。帆氏之設色。玉人。榔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旂人之搏埴。其爲師者不煩。而其爲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之所以自強也。而皆爲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爲人。早夜孜孜。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後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爲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爲記。

清風幙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爲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爲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之北。芙蓉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囂聲遠遁。野興橫

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幙。旣而告余。請爲文以記之。余觀鼓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爲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過。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嗟乎。豈惟風爲然。善爲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凡爲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咏爲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爲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尙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旣足以相濟。而又能協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擾。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榷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侯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爲政之傲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

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概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庥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卽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箏磬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祝敵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爲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颯颯乎。疏淪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橐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橐籥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

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卽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巒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竇泄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旣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卽泉之涯。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風。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琅然有聲。烏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筦磬絃匏也。獨泉虛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

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咲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宵。有聞無聲。流泉漉漉。后夔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陬爲之。累石以爲畔岸。高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逕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本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望於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雪峯九隴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狻猊蹲者。旗幟舒者。屏障矗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

者。輾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撻者。窪者。突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彥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冰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善亦將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尙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隘則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鬱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

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櫚檜。蔚蒼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景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髮几。可据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插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爲。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春臺乎。其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爲足以永居乎。思中著書自足。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斂然退避。惟恐爲所挽。而斯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世豈無朱甍碧瓦。以爲麗。雕檻綺疏。以爲美。姬妾以爲貯。管絃以爲娛。醴鮮以爲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爲雄也。然蠱聰望明。而爲用者喪焉。快情極欲。而爲主者溺焉。淪精奪魄。而爲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屑以此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舊矣。子其爲我記之。竊以爲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爲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夫冰瑩然無瑕。湛然不滓。皦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燄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冰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淒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霜雹不爲菑。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夭札。夫聖人之參贊變理也。固非徒冰之是恃。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修魯史。無必書之。又常不敢以爲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尙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懼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眩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祈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燄也。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屬。莫不灑然。如當暑之挹冰。而安於田畝間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

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冰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疇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荊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礚礚。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邃奇麗之觀。無不稱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彼。其修阻也。山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爲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邇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之敝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維桑與梓。嘗接於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橘頌。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竚夫重華。悠然玄契。騁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泯而一矣。爲是揭斯軒以斯名。

又孰得以爲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爲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孳孳也歟。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爲宮僚。以善書極爲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其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爲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爲臨池軒。以修寵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邇來字畫疊疊。遍侍講矣。僑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慕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爲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爲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

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尙已。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維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嘗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勳臣子。入侍東宮。幼軍隸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君又被旨扈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卽命襲職。而嗣成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爲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旣貴顯矣。而能括去紈綺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閒則援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菁菁焉。楚楚焉。悅可人意。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鎮撫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益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修。則其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孳孳於學也。竊窺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間之敵。小大庶務之舉。

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士講論脩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爲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戍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逮事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宣力効忠。入處家庭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爲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員。出從事宜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瑱。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迓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幙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壙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羣。漁樵分席。攬煙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

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鄰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於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膂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懼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培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忱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願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按衍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陽谷夾嶼皆効奇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清池陰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邇大道而囂聲遁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途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煙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泉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渚有鱸鯉柵有雞豚子玉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爲在朝言朝在野

言野亦素位而行之一道也。今吾僻居城南。所與者郊垆墟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旣而以告。徵爲記。余觀在昔君子。獨樂山林。或世相忘。必天下承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以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皋。雖樂夫天命。然當晉宋之際。亦豈能無概於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日婆娑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逢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甲兵未戢。田里未安。則里有桴鼓之警。門有追呼之及。子玉縱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思慷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有近局之壺觴。與雞黍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尙論其時運之逢。心志之慊。殆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來。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浮湛閭巷中。慕當世之爵祿。求自異於稠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求聞。雖儼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缺於辯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園之樂。而不能一朝享者。詎不以外慕奪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爲賢。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烏乎書。

西枝草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隆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爲九。故人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爲平衍。東向而西。驚迤邐至支巷。峯巒巋然拔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尊。是爲西山。謝君復元之居在焉。路從嶺門。

過南坡入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蹠蹠騰眇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梁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鳳凰新羅諸峯森秀前列。左則清泉福地巾巖。右則陽谷夾嶼。勢皆輻輳拱衛。如狻猊踞而圭璋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掩映蔽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原疇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間。宛若繪畫。山址泉側出瀦爲池。綠色沉沉瑩澈。使人不可唾。餘波穿沙石灣磴。瀏瀏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里許。而閭寥觀幽。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迹。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邇通衢。過客夥。時聞里巷語。會燬于寇。於是築室於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隴也。因名其居曰西枝草堂。余遊平陽。而徵爲記。嘗聞秦州有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辟安史之亂。至秦。愛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卽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自今西山有聞於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罹兵燹。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歲。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干戈之際。復元際今海寓寧謐。爲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垂白之母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饘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爲幞僚。使屑就。今已貴矣。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苦之操如此。其爲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尙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焉有不聞者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托遠矣。

韞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於再刖。楚王命玉工理爲璧。則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刖。而或以易連城。人孰不曰。方其爲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爲璧也。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爲不然。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己不之寶。而望人以爲寶。難矣哉。玉之產於荊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齋萬金而與之市。微楚人將見天下之人。卞和不知出此。而皇皇焉汲汲焉謁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牽人之裾而強售其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旣甚乎。固有以來楚王之侮矣。而至於刖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於刖。使其知待價也。又孰得而刖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貶以求用。不自寶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紹介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臥南陽終焉而已矣。其屑自貶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不然。新安吳君韞中。越自蚤歲。讀書爲文。自足山林。而不事銜鬻。至於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朝廷起而寄以民社。然後纓冠

而出仕其洺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嘗要譽。余恠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況韞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望氣者。言乎尹旁達而屬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爲瑚璉。以爲圭璧。薦之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久淹下邑。況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櫝而待價。君子行己之方。一世之寶。爲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闕藏。人亦不能闕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抵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普安坊。西行數百武。見岸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候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冰雪沍凝。萬彙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攘。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況植物在其庭砌間乎。顧瞻久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拊之如嬰兒。待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

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爲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如其愛哉。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藹鄉邦之譽。而爲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圃。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爲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尙有所觀覽焉。

竹林書舍記

章貢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於廬陵。又四十里。支爲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温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十一世矣。居旁多美竹。蒼然以萬計。子直嘗面竹構屋。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莘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商。至者例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後以最擢今官。子直洎永嘉九年。清彊之譽。孚於上下。廉介之德。形於造次。又不以仕之優。不緩於學。終日手不釋卷。延致壽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

爲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爲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陵爲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經傳註。皆能暗誦。余曩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維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魯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爲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人。其氣燄亦未有若雲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戲。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隕穫。羣居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棠。宋咸淳己巳進士。以賈似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塘。極爲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禮於其廬。大書水竹居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爲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遭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栖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千載巖之清修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栖雲。而未有記。敢謁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栖。且何以栖也。無所栖而亦無可栖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莫匪真實。以

假合視真實。則莫匪假合。是故謂幻爲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雲乎哉。吾固無所栖而無所不栖。無可栖而無不可栖者。先生爲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比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栖雲軒。具湯茗果棗。醅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升其巔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豎。乃相與返憩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蹲鴟地爐中煨啖之。室氣盡白。以爲夜鄉晨也。啓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充斥布濩。無非雲者。蒸蒸乎其猶饋餽也。奕奕乎其猶帷箔也。爛乎若鎔銀之出冶也。皜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氍毹而次沙漠也。苦玄黃未奠而清濁未判也。四面岡巒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莽蒼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咲。余於是嘆曰。一氣之屈伸。而雲其著者也。可謂幻乎。倏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旦晝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晝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盛而倏衰。而卒歸於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慕華。喜得而悲失。而勤一世以汲汲營營。垂死而不知止也。豈不足慨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麤食淡。於凡世人之所慕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爲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軒。厥意深矣。雖欲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之麓。而麓支于長山。南瞰大溪。西鄰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爲龍回。其北則靈巖也。左右有澗。會於其前。三洞餘波。墮入澗中。水與亂石鬬。鏗鏘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莎草叢生。倒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鳬毛。蒼然絕可愛。旁多松杉檜檜。其高撓天。其大蔽午。其蔭黯然。其間禽鳥嚶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奧。

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爲劉孝標讀書故處。其起著栖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耆山菴記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峯。隆然孤起曰耆山。考其地脈。則由藐孤而來。忽伏如踞。倏起如驚。靡迤不絕。互十餘里。乃奠爲塵湖琵琶諸峯。而茲山又支於琵琶。溪水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卽上清溪。溪之北東爲正一宮。北爲宜陽市。北西爲龍虎福地。又北西爲二十四巖。茲山對峙其南。蓋由琵琶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據乎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其爲支阜也。及其處。穹巒杳嶂。交揖互拱。圭擁簪盍。層出疊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之屬。咸盛冠服。撰杖屨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耆山。南山之有耆山。猶泰山之有丈人山云。地勢夔絕。長林古木。鬱乎相望。傍多沃壤。可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望見鄰郡之山。若撫之雲林。盱之麻姑。森列可指。無有礙障。他處皆莫能及。非搏扶搖而淩倒景者。烏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顧而樂之。爰以洪武己未八月。卽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耆山庵。因山以爲名也。而靜得軒在焉。鶴松蔭其前。松之下有鹿車墩。墩之右有芝園。距真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塋二里而贏。公謝遣謁。請逢迎足煩。而日於斯逍遙。或淵默以居。或嘯咏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絃琴臨池。或勘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等書。閒則低徊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思焉。使來求爲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漢天師闡道以來。其人搜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宮璇館。錯峙櫛比。耆山近在目睫間。顧至于公。而菴斯建。蓋天地闔藏。以有待也。不然。晦于千數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

法祖庭道樞內握德符外形行峻而學廣靈仙飛化之變幻禁祝禳祈之靈異儒經釋典靡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時亦復鮮儷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恆岱水之於江海而已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縉紳歆慕焉郡縣仰望焉其春秋甚富而其譽望甚隆凡厥者俊風斯下矣君子謂山以耆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孚則自公始焉地必以人而重也尙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畀之也歟雖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乘六氣之辨是御與造物者游於無窮條在條來無所固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致夫憫世拯俗之意而聊弭節養素於此云爾豈肯盲泉石痼疾烟霞者可同日而語哉乃敍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著山斗拔蔚龍嵒下壓后土上摩空巖然削出金芙蓉坐據要會擅獨雄羣峯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橫縱勢如諸孫拱一翁巨靈奠茲自太濛視猶至寶帝所憐朝呵夕撫勞鬼工一旦軒豁露其蹤上帝有勅畀我公我公得之樂融融芟除薦莽木石攻作室簡朴膝僅容不藻不繪不樹墉太宵黃文玉檢封衛以龍劍藏其中山兮儼若增而崇巖花礪草生春紅香霧飄瀟氣鬱葱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雍盛德生色純粹沖吐爲雷霆噓爲虹曰雨卽雨風卽風手幹元化天無功疵癘不作年穀豐延康浩劫歷數通聖人撫世公際逢駢蕃龍錫來九重王侯卿相罔不恭令聞令望何昂顒星冠之徒暨掖縫趨風固宜若聚峯僉言廣成宅崆峒千一百歲顏如童眷此奧區崆峒同大藥羅生夥於蓬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盎若甘露濃服食灌漱虛以充願公樂肯春復冬鶴算天地相始終爲國薦釐萬福鴻肖翹蠕動鈞

被蒙。史官作詩昭無窮。我公何必非喬松。茲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集卷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材。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尙書右丞王存。守尙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尙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尙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旣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卽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

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尙書進吏部尙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郎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勾當。公旣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

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尙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尙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成垂。而時宰忌之。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旣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慙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出世。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概。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魏國太夫人歸里。亟求間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明年二月，光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潼軍節度使、適丁魏國憂。乃議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聞，輟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誥之存，足以訂其譌云。公自熙寧甲午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揆。壬寅九月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長子又辭，而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撰謚號冊文官，充上冊寶禮儀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衆去。至是高廟祔禮畢，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來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胡安國薦，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祕書

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翊善。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既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除。實丙辰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二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爲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雜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關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復。權僉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今觀誥中所署姓名。可概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暎。暎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鬼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

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愚齋先生奏藁并誥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黃鍊。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朞月。而爲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大全黔面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屬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闕言似道專權誤國。似道知奏藁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寘於獄。坐以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生在右庠。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眞豪傑士哉。況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令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己巳。則度宗嗣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於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竄逐故。其事白於天下。先生不竄逐故。其事不白於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乃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概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當理宗

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肯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白之於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竦動耶。尙賴此書晚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真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豈爲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裝池以示伯衡。於戲。公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撓不隨。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幸公之後。有若濟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爲家乘。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潭縣丞。縣丞生相谿居士。居士生萬士。一府君安榮。安榮生寶一。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漢萬石君家。蓋無愧焉。濟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爲管軍鎮撫。戍金華。駸駸顯融矣。夫公事徽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奩輩。窮極富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淵也。今其胤胄存者。其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哉。歎念之餘。輒識卷末。惟爾後人。尙益思迓續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於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旣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閭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況知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婺之先達。清修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尙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爲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交公九世孫淵。始

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慶曆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儋素願。又重淵充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嶽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一日。觀魏鄭公像。祕閣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爲之。不日而成。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國學。則前代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於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傳以爲閤相筆。儼然弁冕紳韞之容。憂深而思遠。稱其所謂社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曩所見者。其爲名筆無疑。閤相前後被旨所作畫。皆載唐書雜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豐中。定爲閤相所畫。太宗所命。宋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矣。宣和內府藏閤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乙覽。畫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凌

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廷。則梁、鄭、屈突、高士廉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忌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矣。畫猶不能必其主名。況欲意斷其故。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成帝業。拔乎其萃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尙論人英。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貌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哉。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答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尙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遣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落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蔡州未行。改安州。旣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說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所謂知前事尙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杭守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安邊之策。後爲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爲其使楊興公所愛敬。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略威名。人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蓋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种諤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疋。喜忭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爾。又按難測之測。從

水。舊見楊大發侍郎家刻本。固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讌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於盤樂。嘗譾宰輔蔡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爲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爲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爲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澆、遊蘭溪靈洞。次栖真院。題名院之戶間。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來遊。復題名其傍。曰乾道五年己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觀。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剝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況屋壁乎。況塗棧乎。後三四十年。幸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

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曾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礱石。欲勒真廡下。且謁宋內翰記之矣。於是亟募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永永爲山中之寶云。又我少傅公。先娶孔氏。追贈魏國夫人。實武仲之女。於正中爲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爲栖真之行。修薦奠之禮。非直爲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記中。偶不之及。是用併著之。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傅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爲幸。今再觀於麟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爲文。改處輒塗以濃墨。旣脫藁。卽以齒練之。糜爛乃已。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面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爲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尙何怪哉。公爲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銜耀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宦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爲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跋張承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於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具列世所存漢碑。爲漢隸字源。於是隸學彬彬可考。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於其間哉。近時深於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禺歐陽復。龍虎山道士方從義。臨川朱季子。季子嘗重校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別撰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翥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唐李潮善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翥而名世乎。將亦由翥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

於戲。子上眞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眞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眞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兼字說後

陰陽分而爲五行。五行分而爲十幹十二支。譬則卉木白根而幹。自幹以達於枝。而葉敷焉。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卽五行也。五行卽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聞人先生字張君以兼。豈曰其生以戊寅。而其歲爲丁丑。兼二年而云乎。亦以戊爲剛。丁爲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是聖人之馭世。必資剛柔之兼用也。而況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斯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歸嬰說後

養生全眞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爲歸嬰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顧有望於余言者何。陰

陽之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物之近似者。莫雞。莫蜩。莫龜。若也。雞之伏也。蜩之蛻也。龜之息也。無視無聽。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魄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絕粒卻味。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爲一息。而游於無窮。庸詎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龜乎。其雞乎。由雞之伏。蜩之蛻。龜之息。而求其有不歸於嬰兒者乎。審歸於嬰兒。烏乎往而不爲至人哉。是數者。關鍵橐籥。不可窺見也。機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搏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赤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物不歸於盡者。曾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而壞。而況於人乎。羣於萬物。特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子幸無內養之是務。而養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不能外矣。奚事乎歸嬰哉。余雖以孱弱無似之軀。從事咕畢間。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鑠。日朘月削。猶願與子從事於斯。毋曰。吾方顛倒五行。無廢吾事。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歷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

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辯。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達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卽讀。鹵莽滅裂。不免焉。玩時愒日。不自知年運之徂。而學之不盈。素望也。比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漫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間有質問。窘於遺忘。口欲言。若或箝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囊螢映雪。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尙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望哉。因思四明程時叔先生有讀書排年法。方欲發羣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

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於此。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言於余。余不暇勦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爲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望哉。

羣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曆之類。靡不窮究根柢。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聞其升陞分陝之說。以爲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爲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比邂逅先生諸孫桴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曷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爲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醎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旣如彼。其廬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

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雜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爲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爲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費、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詆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奚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己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賴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問難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藉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爲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爲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

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爲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岸江。其邑聚皆斥鹵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矣。元大德戊戌。廉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名之曰德泉。屬宣崗都事鮮于公爲著銘。旣刻之石矣。而鮮于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宦轍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郭君天錫。凡十人。聯爲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爲兵士所得。教諭君之孫以廉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閱之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古水。春夏多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巖水二十里外。庶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爲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安之志。豈不以難爲力哉。今宋朝奉一韋布隱居之士耳。顧能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爲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爲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口。歲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拳拳也。向使宋氏不厄於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臥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于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人也先生以經學教授而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則根柢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旣信矣乎君方駿駉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謏陋而輒敢書其集後以致歆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集卷十一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廟庭。多歷年所。宋蠹桷傾。丹雘黝昧。欽承睿旨。維新是圖。揆日程事。百工具作。伏慮震喧。以瀆明靈。菲薦告虔。尙祈昭鑒。禮殿有嚴。安靈維舊。熾然增新。自我熙朝。有飛其棧。有檀其旅。金碧焜煌。四國具瞻。昭薦俎豆。式告竣事。神哉顧懷。文治永昌。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啓烏革翬飛之宇。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間世。茲資熙朝。碩輔心惟嚮日。力足擎天。方羣雄競逐鹿之時。識真主於潛龍之日。契遂同乎魚水。會式慶於風雲。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弼成五服。名收一紀之餘。載戢干戈。顯膺茅土。雖有晏嬰之室。慮以避燥溼。可無驪姚之邸。第用表恩榮。廣舊基而龜書協從。營丕構而燕雀相賀。坊連建業。地直秦淮。擅面勢之雄。攬江山之勝。美輪美奐。人誇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見子孫之逢吉。再涓穀旦。爰舉修梁。

敢陳六偉之辭。庸致羣工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麗日中。紫氣近依雙鳳闕。青山長拱獨龍峯。
拋梁西。蕭曹房杜盛名齊。楓陛近聞傳紫詔。竹街行見築沙堤。
拋梁南。秦淮環繞碧按藍。膝下承歡皆驥子。階前競秀是宜男。
拋梁北。主聖臣賢天合德。慶門袞袞出公侯。咸附龍麟攀鳳翼。
拋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關。洗兵更挽銀河漢。
拋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麒麟畫。
伏願上梁之後。玉關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藉帡幪之庇。受天之慶。篤生肯構肯堂之賢。與國同休。克承如帶如礪之誓。重珪疊組。耀古震今。

張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帝念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後寢之規模。都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威行外閫。望重中朝。衆所帡幪。今之柱石。豐功偉績。簡在一人之心。遠略雄名。驚破四夷之膽。惟疏封之有日。爰賜第以爲先。輦來榱桷梓杞之堅良。不假斧斤尋引之樸斲。瑣窗綺戶。隔風雨於人間。繡拱雕甍。接雲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益知恩寵之隆。爰處爰居。俾其壽而臧。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恆。月之升。方舉修梁。式陳善頌。

拋梁東。門闌佳氣鬱葱葱。女配王侯男尙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拋梁西。長樂鐘聲簇仗齊。功佐玉皇調玉燭。鞭敲金轡上金闕。
拋梁南。朱門華廈仰潭潭。共慶四時膺五福。更誇百子與千男。
拋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奏凱遙從紫塞還。勳名已向燕然勒。
拋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祥光似海深。芝蘭玉樹凌階長。
拋梁下。舉目江山明似畫。秦淮雨露漲蒲桃。鐘阜雲開羅筆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論道經邦。秉鈞軸於廟堂。均庇庥於華雨。媲美商周之望陝。世篤忠貞。炳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垂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真。相傳後唐清泰甲午。淮南王楊行密之所創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剡寺。蓋其事遠無所從質矣。雖簡有行業僧曰文泰者。開山顧其規制猶未備。宋陳錢公居與寺鄰。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普明從曜相繼經營之。始稱所謂大伽藍。其寶殿落成。以大中祥符己酉。而山門樹於乾興壬戌。其闢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道癸酉。刑部侍郎胡公則實爲外護。逮咸淳乙丑。歷年旣多。棟宇就圯。嗣主是山者茂公。葺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爲元泰定甲子。聞叟薰領衆增葺。

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藏鑰于徑山。而成壤有數。至正癸巳春。竟燬焉。側金所布。鞠爲瓦礫。惟鐘樓三解脫門僅存。壽巖祐師聞叟之嫡。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既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爲己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己未春。偕景祚造兩華堂。皇朝乙巳秋。建覺皇殿。洪武辛亥。構東西兩廡。壬子冬。營選佛場。壬戌春。必杞建齋堂。而必森者。以其力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莊塑像設塗。以黃金。釋迦佛則俞原遂。摩訶迦華則原遂仲弟原禮。阿難陀則原遂季弟原吉。曼殊師利則某某。文殊則清修比丘法渝。用旃檀雕爲水月。普濟則耆舊思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致藏殿庫廳庖廨之屬。或哀衆施。或率同志緒成之。而以某年月日告訖功。爰伐石介原遂之子文固。徵辭爲記。余念師劬躬盡瘁。老不退轉。歷三十寒暑。猶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美哉。亦將以安處徒衆。相與修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說偈言。遺之使刻焉。偈曰。

泉源幽。括之奧壤。羣山鬱環。如青蓮花。宅其要會。有大藍若。如化天宮。輝賁林壑。龍象攸萃。人天具依。云胡回祿。而加以燎。我佛有命。去故作新。猗壽巖師。乘此願力。寢食靡遑。以事締興。爰率其徒。鳩衆所施。伐本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百工並作。惟信所有。故成所無。美輪美奐。彈指幻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前敞山門。傍翼修廡。覺皇南面。玉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一一梵相。莊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歡喜。乃具香華。乃羅幡幢。乃合鐘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締。問諸比丘。爲幻爲真。若說爲幻。丹楹漫戶。芝陋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初我未嘗。示現有爲。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

有有無相。亦名幻有。惟真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罔不攝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體。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名神通藏。此不壞者。名波羅蜜。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欲舍此。別證真如。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汝當諦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繽紛翔舞。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如使執著。滋長無明。圓明妙性。何以不昧。故證真如。當斷妄想。雖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有。非無而無。纔涉有無。落第二義。凡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善。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逮宋季葉。寢以寥寂。雪巖出而振之。然後復熾。由是高峯中峯相繼而起。至千巖長公以真傳實證。爲世擅度。而法筵之盛。遂冠絕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不失於空門翹楚。尙論嗣法上首。恆推蘭室禪師爲巨擘焉。師諱德馨。蘭室蓋其字。族義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苟葷。卽超然有棄俗之意。泰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遂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矣。尋祝髮。受具戒。居侍師凡十五年。恂恂然若闔於機者。聞語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參學者。皆自以爲弗如也。一旦喟然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吾久安於此。吾其爲井蛙乎。乃躡蹻出遊吳越。閒歷抵諸方。究竟已事。大尊宿若元叟端笑隱。訢曇芳忠。咸嘖嘖器許。參頑石真如石溪真問師甚處來。師云。伏龍鳳。問甚名。師稱名以對。真云。

詎不聞乎。斯景陋室。惟吾德馨。其字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徑出。真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而能思。思而能修。凝然宴坐。又垂一紀。長公問祝師曰。汝乎實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屬望焉。宜善自護持。師既受付囑。以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嶠隱居之所。岡巒迴合。林樾幽鬱。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卽割以奉師。緇素景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一畝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壽虛席。三宗僉謂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勸請。固辭。則白于郡府強起之。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瞻戀莫能已。乃相率迓師。明年復歸於清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二月十有四日。示疾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於精舍西三里瘞焉。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縉紳間。乃往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利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顧默然如土偶。將不言以飭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無隱顯。焉有語默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爲教。乃知師於達摩氏之道。庶幾弗畔矣乎。其克纂前人之統緒。爲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者矣。以故慕而締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爲辭乎。德猷今嗣主清隱。端身以律事。勤己以裕人。蓋所謂修三摩鉢提者。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襲取空言。其世之季。條葉滋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曷拯其弊。衆之謬決。談鋒交起。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夫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道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若雷霆。奮出於地。厥聲四聞。豈擊攸致。不辨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舍利燁燁。罕堵是闕。匪獨師存。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修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并序

蘭溪縣之栖真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展省八世祖少傅公墓。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甃石爲池。深可五尺。廣及三之二。然而沛乎洋溢。湛乎虛明。曾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閱月蹶時。不涸不汲。而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爲酒漿。供洗濯。飲牛馬而耗。嗚呼。不旣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箴之往來。見于線蹊。自有無量世界。卽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深淺。無有淨穢。溪澗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深有淺。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沙諸國中。譬彼一毛竅之在法身。一線蹊之在磨訥也。又何獨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膠。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能清濁之。非惟清濁兩無有。亦復永劫不增減。世情妄意爲流水。道眼視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頃。心地清涼熱惱除。又能遍滿十方界。世世爲

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我相。

辯證室贊并序

或問無聞居士摩詰無語猶涉二門云何八還辯見達摩面壁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徵心居士答言真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真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了然知覺嚙飯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背上或癢木童子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庖人終日淘米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爲人爬癢而人不之快則有心以爲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況於八辯乎雖千萬億徵可也而況於七徵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辯惟無不徵故無徵惟無辯無徵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所得故曰真辯真徵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爲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徵而徵證龜成鼈徵其所徵針石相投子將奚去奚取何不升徵辯之室而參徵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跏趺瞑目雨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徵曰有覺而無修但見一室千燈之並照而瓦礫木石之點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瀛海禮補怛洛迦山行次定海聞有大比丘唱道鳴鶴山中隨緣應感開導衆生咸期同證無上妙覺四衆歸依如佛出世卽往求見爾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

龍腦非簷蔔。亦非栴檀。梵志聞未曾有。歡喜無量。作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羣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嗣教尊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非焚非爇。有鼻咸薰。一刹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願爲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毓。葩萼所蘊。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莫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私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說妙香。一切桂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香有差等。若說此桂妙香。而獨具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葩萼。與彼桂。曾無差等。根柯葩萼。無有差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一切衆桂。本來根器。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衆桂。與凡草木。齊植並榮。如薰如蕕。日雜日壤。由是不能。與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清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清濁明暗。我此桂與彼桂者。卽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清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覺。性比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莊嚴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

凡夫執著薩迦邪見。迷而不悟。顛倒沒溺。如暗室坐。如黑夜行。苦樂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桂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桂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蘊諸根。不蘊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聯諸識。不牽聯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卽說偈曰。圓覺菩提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墮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反掌間。乃與佛相懸。譬彼林中桂。花有黃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嗅之卽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是雜壤故。其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芬郁還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永斷貪嗔癡。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昧。名爲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禪庵記

瀾滿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永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傾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羣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刹海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爲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各從所志。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污愈甚。則患愈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爲。一塵不受。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廢。如淨琉璃。內涵寶月。如芬陀利。雨不能濡。一眞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

池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玉公。宴處九年。而燬於火。師節衣縮食。指期興復。金華檀越。出金帛爲倡首。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月。復廟堂。明年春。作佛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徵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所接。莫非污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無細大。悉歸於海。物無污垢。皆歸于空。昔者濡首。嘗謂阿閼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曰。不可。吁。天下之污。至灌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菩提卽空。顯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於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滯於空。清淨其盡。空有胥亡。如來藏中。不留朕迹。辭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廡。主僧瑛師。玉峯居之。嘗面青華。構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碧幹離立。翠葉敷茂。陰布窗戶。達於凡席。悅可人意。乃以蒼雪扁其軒楣。其徒無瑕。善詩與琴。從諸學士爲方外交。無聞居士。一日隨衆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師何緣留物如是。況彼雪者。綏綏而下。璀璨而集。山川原野。城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聚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墮。瀟焉而穢。黝焉而濁。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蒼易雪之白。若說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爭琉璃。纖毫塵土。了不可侵。清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膽。灑然清涼。熱惱銷隕。與雪無異。緣名求實。亦已違背。瑛師答言。以非雪相視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視非雪相。以非非雪相。視非

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取竹喻雪。何云違背。豈惟竹雪。安名立號。爲幻爲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況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衆情自執著。隨品立名色。逐妄以亂真。彼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瑛師善幻巧。軒以蒼雪名。攝別以歸總。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豈爲法所縛。竹雪既兩忘。蒼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惑。常住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卽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浩師。居武義之聖智院。勤求佛道。精修苦行。無聞居士。因其號。爲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海。舉目了不辯涯涘。四海縱然浩無涯。而初寄此虛空中。大哉虛空不可說。其東無東西無西。而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勾如。乃知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無二。遍滿大千三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師此復何以故。圓明妙性本空寂。更無可以涯涘者。纔涉有涯卽外道。一切佛子爾當知。此是真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

旨。卽證毗盧華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剏於唐。以吳越時有大比丘曰道隆。禪師居之。遂爲望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故邑之彥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越之天童。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之地。有應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莫盛焉。譬則水之河海也。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日。與之遊者。咸賦詩餞之。會余遊南雁蕩。上人持示。求爲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斯寶焉。然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天下之良工。然後爲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爲佛氏之學者。固貴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泯然。六入皆空。而真機獨露。頓入靈源。親見本體。發揮性地。妙明真照。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深挑痛剖。則知解未泯。本智不彰。證其似者。而以爲本真。難乎免矣。遇夫差別因緣。臨乎愛染境界。微細情習。宛然呈露。譬如病不除根。感毒還發。盡未來際。了無休期。尙何成道之望哉。夫然。故自昔具大慧。充大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人不卽安於山林。顧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聞見未溥。踐履或礙也歟。今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其人。上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

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徵之矣。彼見上人而曰。歸求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爲大以欺人者也。慎勿北面焉。

濟遊集題辭

今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旣博綜於言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遐躅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妙覺證於無上。惟了心之爲務。遂滅影而退藏。緱嶲葉以爲衣。採木實以爲食。常寂常默。無作無爲。融通羣有之機。攝入一乘之妙。凝然宴坐。寂爾山阿。若將終身。以隆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駿望鴻聲。焱馳水涌。譬猶劍埋於地。而斗纏之光自著。霜降於天。而豐山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隨。離世而世固挽。手提正印。坐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輿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焉。幡幢所建。縑素如歸。破異說於顓門。啓諸佛之秘藏。徇緣御物。應感隨機。憤悱者若冰之春融。障礙者如日之翳去。因聞入見。罔不歡欣。大器細根。咸獲濟利。雖林猿野鶴。亦皆同遊。覺海之中。澗草巖花。一是蒙輝。慧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幘幘者也。而況貴德尊賢。懷仁慕義。不翅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心。方外之良。傾蓋卽如故。天下之士。投刺恐不先在野。取象於義經。如水遵義於戴記。畛域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闊。或新知而過從。或音問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鞍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蹤。賡酬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內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摺紳縫掖之名勝。巖穴巾幘之翹楚。鳥屐不期而集於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爰葺堂構。陽

名澹遊兼取篇章。鏤諸文梓。彰盛集於東林之社。表交情於六一之泉。將在茲乎。凡厥記銘。至於賦詠。體格詞氣。雖別狀情敘事。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澄空。星月交映。此其光輝也。清廟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瓊黃流。土型太羹。此其沖澹也。一展卷間。非惟復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以見而並遊之龐俊。微言麗藻。清標素尚。抑亦可徵矣。載稽在昔。事賢友仁。誠信以孚。非意氣之可撼。駢瀆悉屏。惟道德之是崇。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音既息。而市道之風滋熾。炎附寒棄。朝親夕疎。可扳援則執鞭而不辭。苟顛沛雖投石其遑恤。慨我寤歎。匪獨斯令。卓爾復公。墨名儒行。平居嘗千里候問。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爲常。緩急或萬一阨危。當如贊公之於次律。曇晦之於子韶。安之而無憾。欲知其道。尙考斯編。允宜傳流。以爲風厲。回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頽波。彼抽祕青白。雕刻蟲魚。競桃李之芳華。乏菽粟之功用。烏可同日語哉。予也懷惟儼於相國。慕支遁於沃洲。欲附神交。式假子墨。輒攄惊素。敬序篇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爲誚。大方尙從而正。

諡議

南陽先生葛公諡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毀譽得喪。窮達夷險。無槩於其心。而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爲希世資身之助。同俗媚衆。而蒙持祿保位之譏。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德病焉。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固矣。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修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烏在奮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稟淳龐。識見卓絕。生長臨川之鄉。兼傳考亭之緒。窮探極討。真知實踐。其爲說雖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邃於文。剖析之精微。援據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奧。質諸古人。蓋無愧焉。近若鄉邦之民。遠若四方之彥。不獨尊尙其學術。抑且信服其行誼。閒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闈。策名昕陞。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擢居館閣之中。而力求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內艱。而喪亂及之矣。後尹金溪。倅臨江。爲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難進易退。皆不終任。家燬於兵。僑於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苟非其義。周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徼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秉文衡。謂不宜好奇崇誕。以斲壞士習。屢與主司辯。必計從斯已也。江東寄治於建寧。則以爲無事可治。素餐莫甚焉。而投牒自劾。閩省政出於蕃酋。則以爲非我族類。贊畫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都。見其君臣宣淫而安危利藪。上下黷貨而賣官鬻獄。典戎旂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位者。指功當世。無所諱忌。冀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轉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見危授命。詎不優爲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思義色。由中達外。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諡曰文貞先生云。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修然後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惇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逃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所薰陶禮法之所防範羣從得諸觀感囿於不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尙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涵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輟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哀毀骨立積憂薰心兩耳以聵每遇忌日輒慟哭行禮若初喪之時其於族嫗也通其有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患難雖古之視民之飢溺猶己飢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己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茹六經羣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爲文章有志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舉署學校官而不赴入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戈人雖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爲學之効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奚愧焉合二美而私諡曰貞孝先生揆諸故事僉以爲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諡

祭文哀辭

爲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聖神受之聿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雨智謀忠勇執輿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

嫫姚之雅。汾陽之恭。揆厥所長。萃於王躬。王之始奮。自彼淮浦。命佐商周。德符伊呂。凡有猷爲。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典戎旂。乃擐甲冑。鷹揚以先。飛渡長江。首平浙東。彭蠡之捷。功爲時宗。潯陽既下。江右率從。追奔逐北。至於衡湘。遂俘僞王。遂取荆襄。旋旆西指。蘇湖秀杭。禽彼僭竊。安此百粵。奏凱來歸。尋復北伐。威聲嗷嗷。如霆如雷。聞之者震。當之者摧。自彼齊魯。以及河汴。城無堅完。一鼓而奠。乘破竹勢。直擣燕都。師之所趨。如涉空虛。幽冀之疆。澤潞之境。關隴之阻。沙漠之曠。龍旂一麾。孰不稽顙。甚於摧枯。易如反掌。混一之謨。本於九重。王實肩此。戡定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轟轟。震古今矣。謂宜受祉。黃髮兒齒。出將入相。相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相杵。天乎不弔。悲動當宁。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膂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爰自童稚。恩之慈之。歲踰一紀。先公既歿。我憑我恃。視身報國。庶無罪悔。我之所望。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廢守戍。魂兮飛揚。殯不執紼。葬不臨穴。緘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哀哉訣絕。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眞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澌。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口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灑掃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

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修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歔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爲德行。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幡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籟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審審而娟嫉者。覆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庾嶺。尙賴鴻澤之滂沛。適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應求舊之眷。而冠羣公以進。據胸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隕。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

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塗兮。尙否泰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子。譬則蛙黾。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騁。

祭段知府文

明明天子。卽位之歲。多士如鱗。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優德粹。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握手締交。不持紹介。遂獲爲僚。國學之內。朝誦暮絃。如魚有隊。同堂合席。俛仰三載。並蒙選擢。我甘恬退。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顯爲晦。八載之後。豈期再會。君實受命。爲民師帥。五馬旣駕。雙溪是稅。受屬邑。惠然傾蓋。君之爲邦。後威先愛。仁聞洋溢。膏澤淵濺。惟耄惟倪。悉沾悉溉。巨室小家。交歡同戴。荐遭水旱。罔有怨懟。謂君循吏。其升以最。夫何一旦。蒼黃就逮。變生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乎何罪。我方煢煢。寢苦枕塊。聞之咄咄。望空書怪。嗚呼段君。不聞牘背。欲死死議。古今一概。刻木之徒。斯誓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念昔國學。同官行輩。斲喪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隘。我幸生存。箴規誰賴。人瞻素帷。胡寧不慨。寓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

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恆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楚。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寶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謂貴。而不在乎位之崇。不然。旣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僦屋以憩。貸田以耘。非樵牧以爲伍。則猿鶴之同羣。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寒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塵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帷交塵網。庭暗履綦。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牆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爲之呵撝。又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歔歔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嘯唏。又奚以爲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夏尙之太史哀辭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旣而其類輩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

字尙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鄱陽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於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爲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於燕。不復上先人邱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荐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爲教。恆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在俘籍。不能卽死。誠可愧。然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爲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陬水澨。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瞻焉若失。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爲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齒。猗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爲楚歌以哀之。詞曰。嗚呼。夫子之好修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峩峩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旣非余心之所安。斂退而自放兮。又勢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嶽嶽兮。泝隴水之硤硤。萑與莽其蒼蒼兮。虺蜮穴而臊腥。神惴惴以內傷兮。氣歔歔以

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魂釋而蛻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卽長夜之冥冥。亂曰。芝爲蓋兮。桂爲轡。仍子陽兮。羅浮層城。慌惚兮。阻以修。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爲兮。海之陬。颶轟轟兮。爲霾爲零。叢薄黯黯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魂歸來兮。無離郵。晞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魂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序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職。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諭民。有冤抑。自直於庭。禁胥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先是。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徼功。未滿歲輒征之。民疑以惰田不加墾。先生如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爲上中下三等。等復三之。遇科徵。則視籍爲高下。凡追呼不遣。阜隸遣符爲信。符印而析爲二。左以追呼。右藏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於己。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奇。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贏民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雞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修崇。器服莫不嚴飭。垣之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堂室。易庠陋爲宏敞。甃魯橋棗林二牖。又構石牕泗上。教民陶瓦。營屋百餘間。峙粟農隙。則伐木爲炭。穴土藏冰。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修孔子廟堂。鑿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聘前進士爲師。選補弟子員。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社立學。學凡

數百區生徒二千人公事稍閒卽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爲恥爭先輓負不待督責而登逋逃之民襁負而來受鄙者相屬及先生以誣構就逮老稚號泣填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子夏旱先生祖跣歷禱羣祠泣涕待命祠下誓不得雨不還旣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禱皆響應如初癸丑秋蝗先生省愆籲天是夜聞空中聲薨薨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不災永嘉侯朱公亮祖統舟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膠莫能進脅先生大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晡先生仰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顏狀支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人也何獨爲郡而治効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道德性命之懿精思力索而允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學非其學也而於易尤注意一卦一爻必欲驗之事爲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養甚約不御紈綺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輒却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取祿米十斗給饋粥餘悉留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聞先生先生若不聞每行縣以糗糒自隨杯湯不取諸人兗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笞童而反之饒陽令緣鄉曲雅故以燁雁侑書力謝去之書之所爲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牘堆几羣辯方譁先生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畫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徐魏公副將軍李曹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殆

將踰時。要官勢吏爭索芻糧。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閒。屏去械杻。楹懸草鞭。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案牘。而尤慎於庶獄。日省月錄。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以糜。浙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寧。先生撫其民不翅部民。且憫其道遠。言於朝。蠲其蠹耗。其惻怛有如此者。郡民以牛車轉戎衣於燕。歲暮雨雪。牛相藉物。故欲僦舟以載。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僚佐畏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抵法。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以爲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不得命。卽具白戶部奏可。郡將挾權貴勢。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繕城。民棄其穡事。灑淚而卽工。先生議密以聞。同列懼獲罪權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聞。卽日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動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也。況爲郡乎。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銜先生者。遽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目眞儒之効歟。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貞乎。善俗之政。洽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爲先生諡。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宋公濂。旣銘其墓。余乃哀之以辭。辭曰。時之眞儒。國之循史。賴有此夫些。攬自布韋。典領大郡。寒暑四徂些。危持顛扶。本仁輔義。邇悅遠歸些。庶富教俱。顯有成蹟。可以大書些。天人交孚。小試之効。亦旣皦如些。俾乘事樞。四海萬姓。庶幾驢虞些。云胡

中途使遭誣滅。又剪屠之些。澤不大濡。斯世斯民。亦獨何辜些。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於斯些。天乎天乎。可必也歟。呼之奚爲些。嗚呼吾徒。泣下沾裾。豈曰此夫之歎歎些。豈曰此夫之歎歎些。

